



春风有信

□文/图 史春培

疫情，也更深刻理解了“文学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的前瞻性。

整理书房的物品时，竟从一本书里掉落出一张读书时代的照片，我的脸蛋圆圆的，不像现在这般干瘪，身上的牛仔背带裙彰显着青春的蓬勃，发型是那种短短的“郭富城式”，整个人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，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工整的楷体字“做最好的自己”，想起三十年前的那情那景，不禁感慨韶华暗换、往事难忆，那些流年的痕迹终在岁月的辗转中日益浅淡、渐行渐远，不变的，是对年华深处浓浓的眷恋。

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敲敲打打，眼睛难免干涩疲劳。先生遂煮了蒲公英茶给我喝，怕我拂

了他的美意，还煞有介事地说，每天坚持喝一杯蒲公英茶，可以清目，去火，消炎。这来自乡野的“茶”在水杯中葳蕤着、婷婷起伏地舒展开来，将积蓄在体内的绿色一点点向外释放，渐渐弥散成淡绿、浓绿，有点魔幻的意味。轻啜一口，微苦中蕴着甘爽、生涩中含着清凉。看似不起眼的蒲公英，给了我春天一样温暖的心情。

读到王维的诗句：“我心素已闲，清川澹如此。”不由为之一振，竟一见钟情爱上了那个“闲”字。“闲”了，才会有看川溪清澈的闲趣，盼盘石垂钓的闲情；“闲”了，才会享受一粥一饭的平实温暖，一花一草的素雅清欢。

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发来消息，问我最近还读书写作吗，朋友圈好久没见我晒所写文章的发表情况了。那一刻，真的很温暖、很感动，同时也有深深的愧赧。

原来，那些许久未曾响起的消息提示音背后，竟藏着一份我浑然不觉的默默关注。这种被悄悄惦记的温暖，像冬天里突然捧着一杯热茶，从指尖一直暖到心底。然而紧接着涌上来的，便是深深的愧赧——朋友还记得我曾那么热切地读书、写作，记得那些发表文章的喜悦，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几乎丢掉了这一切。坦白地说，我近来越来越不敢打开文档，AI的冲击让我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：那些绞尽脑汁才挤出的句子，机器几秒钟就能生成。我引以为傲的构思与情感，似乎也变得不再稀缺。我一次次地问自己，还要不要写下去？写下去的意义又是什么？迷茫像雾一样笼罩着前路，甚至生出了干脆放弃的念头。

朋友的问询，像一束光重新点亮了我的精神世界。原来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还有人在默默等着我的文字；原来我那些微不足道的发表，曾被另一个人认真地看过、记住过。这份默默的关心，忽然让我觉得，写作这件事，并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热爱。哪怕写得慢一点，差一点、手写的心血和笨拙的真诚，总还有AI不可替代的温度。

我想，我还会继续读，继续写。不为别的，只为不辜负这份遥远的、沉甸甸的惦记。

梁大姐的种菜经

□文/图 陈燕



讲透了，你们的基本功才扎实，才学得更牢。”我站在边上看她给孩子们灌输种菜经。

隔三差五，我就带孩子们去参观劳动的成果，看到菜地里的菜秧几乎每天都是一个样，我们遂逐渐失去兴致，加上学习任务重，便很久都不去菜地了。

有一天心血来潮，我又带着孩子们去菜地。哎呀，这是我们

的菜地吗？杂草丛生，哪里是秧苗？哪里是草？傻傻分不清了。

正巧，梁大姐也在菜地里拔草。她的菜地里，辣椒长到膝盖高，开出了细小的白花。茄子的枝干很粗壮，开着紫花的茄子躲在叶子下。

梁大姐看见我，直起腰来：“我一直想帮你们除草，又担心你们是故意放任杂草长出来，好

让孩子们来拔草体验劳动。”

我羞愧不已。请梁大姐和我们一起去清除杂草。她对孩子们耳提面授：“这杂草就是你强它就弱，你弱它就强。它们的生命力顽强得很，会跟菜秧抢肥料，抢阳光。就像你们的坏习惯，乱扔垃圾呀，作业拖拖拉拉的呀，上课开小差呀，这些坏习惯要及时纠正，不然它们就会占领你们的脑袋，让你们的聪明才智都发挥不出来。”

孩子们听了若有所思，梁大姐用沾满泥土的手挠了挠头发，对我说：“陈老师，我说得对吗？”我向梁大姐竖起大拇指。

她又转过头来对孩子们说：“想要庄稼好，就得对庄稼小心呵护，捉虫施肥一样都不能少。就像你们学习时，不能因为题目难就不做。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，不要拖，一拖就要出问题。”

梁大姐又从不远处挑来一担肥水，边浇水边说：“菜秧栽下去不会马上开花结果，要等阳光的照耀，雨水的滋润，慢慢地长，才能长大。就像你们的学习，也不是今天努力明天就可以得满分。辛勤劳动，工夫到家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慢慢来吧。”

梁大姐退休快一年了，她的种菜经时时回荡在耳边。我递给孩子们一人一把小锄头，对他们说：“这种菜呀就像你们学习知识……”

不用上班的日子，阳光明媚，心情也跟着爽朗起来。窗台上的茉莉花又羞涩地冒出了花骨朵，丝丝的幽香漫过眉宇，氤氲成满室的清雅。

北方的春天总是特别含蓄，清明已过，清脆的绿意还慢吞吞地走在路上，树木的枝丫依然保持着冬天的样貌，从上到下都是光秃秃的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倔强的硬汉。风儿较之前和顺许多，柔柔的，软软的，大有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意蕴。

母亲的身体也好了许多，不再咳嗽，面色日益红润起来，去医院检查，肺部的肿瘤没有见长，这是我们家春天里最好的消息！她还是那么爱管事，尤其喜欢管父亲。父亲不在家时，她会告状似的跟我说：“看看你爸，得空就出去溜达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我万一哪里不舒服，身边连个人都没有。”父亲陪他待在家里，她又唠叨：“你爸在家不是看手机，就是看电视，一坐就是一整天，老这么待着不走走动动，不病才怪呢？”对母亲这种“自相矛盾”的说辞，我只是恭听着，一笑置之。

好友最近身体小恙，我心里惦念，给她发去消息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她说，她这两天的状态有所好转，心也颇为宁静，精心侍弄的幸福树又长出了新枝丫，饱满的叶片嫩得能掐出水来。养了两年的垂耳兔也越发可爱了，只要把它从笼子里放出来，就会围着她打转转。后来谈到读书，好巧不巧，我们竟然都在看加缪的《鼠疫》，即便谈不上“心有灵犀”，也算是“臭味相投”吧。读罢此书，我跟好友谈及过去的那些

四月，草长莺飞，春风摇了摇土地，土地苏醒了。一场春雨后，泥土松软，各种草木蹭蹭往外钻。我又带着孩子们到学校围墙外的空地上，准备自己动手种菜秧。这时候，我想起了梁大姐的种菜经。

梁大姐曾是学校的保洁员，已退休。去年，她经常来菜园种菜。她种的菜，萝卜比碗大，蒜苗直挺挺的，香葱能吹出好听的鸟鸣声。

那是一个春雨后的清晨，我带着几个孩子来到班上的自留地种菜。孩子们戴着手套，套着鞋套，小心翼翼地踩在细软的泥土里跑着笑着，捡起泥巴互相扔对方。又挥动锄头高高扬起，轻轻落下。挖到一条蚯蚓时，会兴奋半天，丢下锄头，逗弄蚯蚓。

梁大姐看了就笑着摇摇头说：“你们把土都踩硬实了，秧苗是长不出来的。”她扔下锄头，从她的“自留地”里大步走过来。她把孩子们赶到土沟里，接过锄头，往手上吐了一口唾沫，搓了搓手，双脚前后摆开，一锄下去，锄头陷进泥土里，再往后一拉，一股泥土的香气就这样被她“请”出来了。

她说：“握锄头的架势要打开，松土时，劲要大，入土要深，太浅了菜秧的根展不开，雨水也进不去。太阳一晒，秧苗就要枯萎。其实跟老师教书是一样的，给你们把知识